



本文摄影：俞爱民

红人堂·谢良宏

四大盐场，浓缩一部鄞州产盐史

寻常百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盐排第四位。

盐，自大海来，经风历日，煮水成晶，真是“粒粒皆辛苦”。

清朝学者全祖望《大嵩盐》诗曰：“鄞盐始唐代，在嵩尤所尊。洞天万壑流，尾间归海滨。酩酊为素雪，津液甘且醇。木生夸仙味，不死有所欣。大嵩接大梅，正尾一气甄。将无水精中，或有坚中存……”

鄞州拥有25.66公里的海岸线，“咸祥”原名“盐场”，“球山”又称“下盐场”。故鄞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制盐条件，鄞州的产盐史更是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后，盐民在浩瀚的海涂上围塘造田，晒盐制盐，先后建起了“大嵩盐场”“红卫盐场”“联胜盐场”“合兴盐场”等四座盐场，使千年滩涂变成了“白宝地”。

如今这四座盐场虽已不复存在，但鄞州人永远铭记着海边的大嵩人民用海水晒盐制盐那段辉煌的历史。

沧海桑田：从煮海到滩晒

当大嵩滨海还是潮涨为海、潮落为涂的年代，先民们开始在山间平地或山脚海边以渔樵为生，以煮盐为业。其时，煮盐工艺非常原始，盐民们把滩涂上泛着盐花的表土刮来，淋作卤水，再把卤水倒入镬里，然后放在盐灶上煎熬，待蒸发浓缩，即结晶为盐。

1935年，当时的鄞县政府出版的《鄞县物产志》中记载：煎一锅卤用2小时方可熬成盐10公斤。此盐色黑、味苦、质杂。大嵩地区自宋以来，皆沿用煮熬法，年产盐300吨~500吨。这种煮熬法制盐，成本很高。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1963年，大嵩场开始采用“流滩晒盐法”，简称滩晒法。1968年红卫盐场围成，全面推行滩晒法。1975年，联胜盐场投产后，即推行滩晒法制盐。

联胜盐场的产品质量一直以“色白、粒细、纯度高”著称。1980年获“浙江省轻工业厅优质产品”称号，1989年被评为“宁波市优质产品”，1990年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这也是浙江省首家获此殊荣的集体盐场。



岁月悲欢：盐民的血泪与新生

旧中国，盐民生活相当困苦。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月亮还挂在半空，大嵩的泥涂上就已人头攒动。强壮的男人干着最吃力的掏盐泥、浇盐卤工作。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在炙热的太阳下，在海涂上拼命劳动。

女孩从八岁（甚至更小）开始，一直到六七十岁，就在盐场挑水、抬盐桶、烧盐卤，在烈日下来回忙碌着。一家人的力气终年用在制盐上，但还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盐民受尽盐商、官吏的欺压和地主的剥削。盐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每一粒盐，都渗透着盐民的血和泪！”

新中国成立后，盐民翻身做了主人，生产有了发展，生活才渐渐好了起来。

（本文相关资料参考《瞻岐史略》、《重镇咸祥》、联胜盐场简略等）



扫描二维码可欣赏全文

红人堂·戴宇 明楼，何以处处见“徐”？

对于每一位老宁波——更确切地说是老江东人而言，明楼，与东胜、百丈一样，是刻在记忆里的江东核心。如今的明楼街道，由昔日的铁锚街道演变而来，但“明楼”二字，更确切地说明了这一区域的古与今、人与事。

漫步明楼，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徐”的印记无处不在：徐家社区、徐戎社区、宁徐新村等；不仅如此，连路都姓“徐”，如徐戎路、宁徐路……许多人会好奇：为何处处皆离不开“徐”字？

可以说，若没了这个“徐”，或许便没有了“明楼”。明楼的历史文化之根，正深植于这个“徐”字之中。徐氏兴，则明楼兴。

若将历史视作长河，溯流而上，至宋室南渡之时，或能遇见一位名叫徐应汉的先生。他自天台迁居至此，筑起有二十四道门的宽敞明亮的宅院，时人称之“明楼”。明楼徐氏就此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徐应汉遂成为公认的明楼徐氏一世祖。

相传，徐应汉乃西周徐国国君徐偃王的后裔，因而族系血脉中，或多或少存留着上层望族的根基。加之那片雕梁画栋的宅院，在当时犹如“网红”楼，风靡全城，引人瞩目。“明楼”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吸引力，无疑助推了徐氏家族在此地的崛起与兴盛。

正所谓扎根为了立足，立足成就发展，明楼徐氏也同样经历聚散分合的历史阶段。明楼、薛家桥、敬驾桥、杨柳街与大墩徐家，这五大分支的形成，正是明楼徐氏拓展聚居版图、延续宗族荣光的见证。

如今，“敬驾”二字虽在方言流转中演变为“惊驾”，但一条贯穿明楼辖区的惊驾路，连同惊驾村的旧名，仍是对敬驾徐氏一脉的符号记忆。



明楼街道内的徐家社区，目前徐姓人数聚居最多，其居民谱系多可追溯至明楼徐氏主支。原因无他——这里正是昔日大墩徐家的旧址。

大墩徐家历来尊师重教，八百年传承不息，至清代鼎盛，其风范影响至今。作为徐氏族人代表的徐太茂，在事业有成后，于嘉庆二十四年倾资兴学，专门收纳徐家及周边村庄的贫困子弟读书。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创建柳汀义学，并捐赠百亩田地支持办学。

他秉持“以教育为急”的理念，并贯彻于家教之中。其子徐时栋，勤勉治学，终成清代著名学者与藏书家，先后建有恋湖书楼、烟屿楼、城西草堂、水北阁等，一生藏书近二十万卷。其中烟屿楼至今保存完好，坐落于月湖共青路上；水北阁则于1994年迁至天一阁南园。

今日，昔日雕梁画栋的“明楼”建筑已不复存在，曾作为宁波市蔬菜保供基地的大墩徐家农田亦消失于岁月中。在城市化浪潮中，这里蜕变为宜居宜业之地。2001年，徐家社区在原址上正式成立，那些曾自称“农民”“乡下人”的明楼徐氏后裔，步入了全新的时代。

或许这段历史值得浓墨重彩，或许这片文化应当著书立说，或许它更应广为人知……

我不愿做太多假设。只觉徐氏族人的日常，便是最好的代言；街巷间的烟火气，是最真实的具象；有人栖居的场景，正是“明楼徐氏”最具说服力的续章。

明楼徐氏的章节未完待续……

